

# 對胡故學長祖興將軍的懷念

蒲良梢

胡學長的逝世對同學們是一個意外的震驚，尤其是南部的同學，因為就在不久以前他還和我們有過一次極為愉快的聚會。

記得今年四月十五日那天，同學會南部聯誼會為慶祝母校慶集體作佛光山之遊。胡學長偕夫人與綴勃勃地一早便遠從臺南趕來參加。但見他登山拾級，步履穩健，略無倦容。中午在寺中進素餐，同桌除筆者外尚有張鐘聲、管義懷、陳易恆、李春明等學長及眷屬，席間他談笑風生，豪情未減。十多天後聽說他中風病倒，再過二個多月竟驚聞他與世長辭！病情變化得如此之快，生命的火光竟如此輕易地熄滅，昊天不弔，夫復何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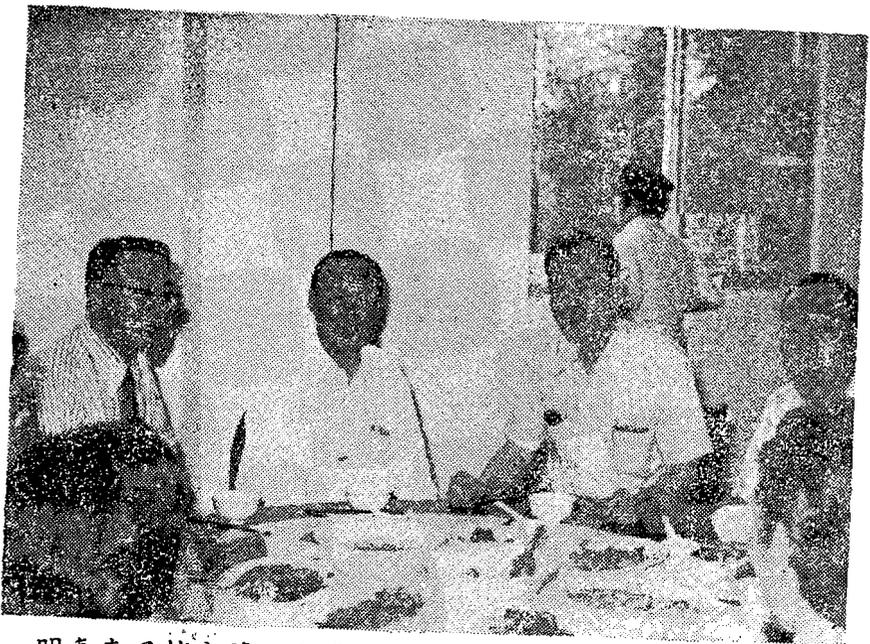
胡學長家居臺南，得病後即住進當地逢甲醫院。五月十六日上午我去醫院探視，正好他已辦妥出院手續，將於當天中午乘空軍專機飛臺北轉入榮民總院治療。那天他精神很好，身體左邊雖然有點麻木，但手脚還能移動，情況並不嚴重。當時我安慰他：這種病不必耽心，有許多朋友情況比他更壞，後來都治好了

。榮民總院的設備比逢甲好，臺北的名醫也比臺南多，轉院後必可迅速復原。

民國卅一年我在四川宜賓空軍官校中級班當教官，胡學長則在宜賓空軍第六修理廠當副廠長，山城會面，初識芝顏。他本來在雲南壘允中美飛機製造廠工作，由於戰事逆轉，滇緬路中斷，他撤退到四川為空軍所羅致而派來宜賓。第六修理廠設在宜賓對岸半山的一座廟裡，我工作地點則在宜賓上游的一個機場中，來往交通極不方便，平常見面機會很少。不久我被調回成都，接着奉派出國，彼此便失去聯絡。

再見到胡學長是在勝利還都以後的南京，時間為卅六年底，他剛從英國回來不久，在新成立的航空工業局任檢驗處處長之職。在抗戰末期，他曾率領一批空軍技術人員去英國研習飛機檢驗制度，培植了一批優秀的檢驗人才，為空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檢驗制度，而胡學長本人也成為這方面的權威。

卅七年南京吃緊，航空工業局及所屬航空研究院、飛機製造廠、發動機製造廠、配件製造廠、降落傘



佛光山。餐叙。左起：陳易恆、胡學長、蒲良梢及李明春。

製造廠等均相繼撤退來臺，而新址多設在中部地區。胡學長仍在航空工業局任職，對各廠的整理和重建工作有過很大的貢獻。後來由於美援政策的關係，空軍所有製造廠都改為修護單位，航空工業局也改組為空軍技術局。不久他奉派為空軍供應司令部副司令，主管修護工作。其後他曾調任空軍機械學校校長，空軍訓練司令部副司令，最後又回任空軍供應副司令，直至五十四年退役為止。退役後曾在臺灣機械公司工作過一個短時期外，一直都在金屬工業發展中心任職。

胡學長一生盡瘁國事，是一位優秀的工程師和技術行政人才，在成功大學也當過多年的兼任教授，又是一位心地仁慈諷人不倦的好老師。對部屬後進，他提携鼓勵，愛護有加；對同學同事，他坦白誠懇，樂於相助。對某些問題他擇善固執，對另一些問題卻虛懷若谷。像這麼一位文武兼資有為有守的將軍學長的忽然殞落，怎能不令人為之哀悼，為之惋惜，為之懷念！但是我們於傷痛之餘仍然覺得驕傲，同時亦引以為榮的，乃是他的畢其一生，不論立身行事，學問事功，都不愧為一位標準的交大人！

最後我謹將胡學長得病前在南部同學會聚餐時所拍的一張照片刊出，以表示我們對他永遠的懷念。（註：照片係林一鳳學長所攝。）